一個震撼世界的眞實故事

野史特刊

1941 年，德軍入侵比利時，佔領了療養勝地威蘇里城。

駐軍司令克魯伯少校一上任，就接到集團軍參謀長李斯特將軍的命令：到榮譽軍人院，槍斃一頭名叫“騎士”的公牛。

李斯特

少校大惑不解，將軍爲什么會和一頭牛過不去？

副官告訴他：將軍和這頭牛有仇！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將軍還是個少尉。

在索頓河戰役中，比利時人爲了突破德軍的雷區，組織了 60 頭公牛開路，領頭的公牛撞瞎了將軍的右眼，那公牛也踩中地雷，炸傷了一條腿。

將軍和公牛倒在血泊中，面對着面、眼對着眼。就在將軍拔槍要射殺這畜生時，一枚炮彈飛來，把他震暈了。

將軍由英俊小伙兒變成了獨眼龍，當然恨透了這頭公牛。

後來他得到消息，這頭牛成了那次戰役中唯一幸存的牛，戰後被送進了威蘇里榮軍院。

克魯伯少校帶人到了榮軍院，這里關押着 400 名比利時榮譽軍人和負傷療養的戰士。

他下令：凡是受傷的，都送到特別營處理，健康的軍人，都送到勞動營看押。

騎士被帶來了，這是一頭黑色的老公牛，

神態安詳，右後腿已經瘸了。

歷盡戰火洗禮與人事滄桑的老牛“騎士”

當克魯伯拔出手槍對準它時，比利時軍人都怒吼起來。

一個瘦小的男子走出人群，逕直來到克魯伯面前，說：

“少校，我是比利時陸軍中士約瓦克，也是這頭牛的勤務兵。根據《日內瓦公約》，你不能殺害這頭牛，你必須把它當做戰俘對待！”

克魯伯聽了一愣：“一頭牛？當做戰俘？笑話！”

約瓦克鄭重地拿出一張紙遞給他：“請你看吧，這是利奧波德國王給它授勛的命令。”

克魯伯接過一看，上面寫着：“授予‘騎士’比利時王國陸軍上校軍銜，頒二級榮譽勛章……1917 年 12 月 11 日。”？

克魯伯傻眼了：這是一頭有軍籍的牛，而且軍銜比自己還高！按照《日內瓦公約》，他無權槍斃它，只好把它關到戰俘營去。

他給李斯特將軍打了電話，報告了這個意外情況。

將軍告訴他：“那就在戰俘營里合法地處理它！我不相信它在那里什么錯也不犯！”

01.死亡陷阱

根據德軍的戰俘營管理規定，戰俘嚴重抗命或者逃跑，是可以當場擊斃的。

克魯伯少校有了主意。

這天，他命令士兵把騎士和戰俘們帶到了木料廠，那里有剛卸下的五車皮木頭，克魯伯要讓騎士套上牛車，拉那堆積如山的木頭。

對於一頭養尊處優的老牛來說，這種苦差事它肯定無法忍受。

只要它稍有抵觸，士兵們就會用鞭子抽它，激怒它，它一反抗，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槍斃它！

出乎少校意料的是，騎士沒有反抗，而是拉起沉重的車子，默默地向前走去，一趟、兩趟、三趟……

它的身上開始流汗，殘腿一瘸一拐很是吃力，可它仍搖搖晃晃地堅持着。

當騎士拉到第 50 車時，戰俘們都看不下去了，他們開始騷動。

約瓦克抗議道：“少校，這頭牛已經 26 歲了，按照牛的壽命，它屬於老年。你忍心讓個老軍人幹這么重的活嗎？這樣它會被累死的，你這是在犯罪！”

少校皺了皺眉頭，眼珠一轉，又有了主意，他接受了約瓦克的抗議：“是的，今天讓它干得

太多了，明天給它放一天假。”

第二天，少校讓人把騎士帶到了放風區，示意士兵把營區的木門打開，讓它自由活動。

外面，是一片寬闊的草地，在通往草地的路上卻密布着地雷。

青草對牛的誘惑是致命的，只要它向那片草地奔去，就會犯了逃跑的營規。

而它的下場也可想而知：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。

果然，騎士被營外的青草吸引着，慢吞吞地走向那片草地。

可當它走到營區外那條立有骷髏標誌的白線時，就止步不前了。

猶豫了片刻後，騎士轉過身子，神態安詳地回到了營區。

少校傻眼了，他沒想到這頭牛居然懂得什么是警戒線！

驚訝之餘，他讓人把約瓦克找來，向他詢問騎士的歷史，約瓦克的回答更讓他吃驚：索頓河戰役後，受傷的騎士被德軍俘虜，在集中營里被役使了 3 個月。

3 個月後，德國戰敗，這頭牛重新回到了比利時人的手中，受到了國王的冊封。

少校唏噓不已：這居然是騎士第二次進德軍集中營了！

他對這頭老牛肅然起敬，感覺它已經不再是動物，而是個眞正的老兵！

他決定給老牛正常的戰俘待遇，人類的戰爭，不應該成爲它被虐殺的理由。

02.特殊看守

一個月過去了，騎士依然活着，這讓李斯特將軍十分惱怒。他把克魯伯少校叫到司令部，臭罵了一頓。

少校辯解說：“將軍閣下，我和我的士兵都是有榮譽感的軍人，大家實在無法對一頭有戰功的動物下手。它溫馴平和，像個慈祥的老人，我們找不出殺死它的理由。”

將軍的獨眼冒着火：“那好！既然這是一個特殊的戰俘，那就需要有一個特殊的守衛來看守它！”

說完一揮手，副官牽過來一只德國牧羊犬。

他說：“這是我的護衛犬，名叫‘野狼’。我已經簽發了命令，授予它陸軍少校軍銜。從明天起，這條軍犬負責看管那頭蠢牛，不管它對那頭牛做什么，你們都不要干涉——動物的事情，就交給動物去解決！”

少校只好把野狼帶回集中營，和騎士關在一起。野狼一見騎士，就猛撲過去，又撕又咬。

騎士被野狼咬住後腿，又跑又跳，想要擺脫它的攻擊。

可是野狼異常兇狠，死咬住騎士不放。血從騎士的後腿流出，騎士憤怒了，瞪大眼睛，發出低沉的吼叫。

突然，它猛地向旁邊的鐵絲網撞去，鋒利的鐵刺紮進了它的身體，也紮進了野狼的身體。

野狼痛得嗷嗷直叫，松開了嘴。

騎士乘勢猛撞野狼，野狼滾倒在地，痛苦地哀鳴着。騎士抬起前蹄，準備給它致命的一擊。

少校慌了，將軍的愛犬要是死了，他無法交代！

正在這時，驚人的一幕出現了——騎士盯着野狼，慢慢地放下前蹄，喘息着走到一邊臥了下來。

野狼從地上爬起來，躲到很遠的地方，再也不敢靠近，兇惡的氣勢蕩然無存。

約瓦克和一些戰俘得知這個消息，都憤怒了，紛紛責問少校：“難道你們德國軍人連一頭老牛都不能放過嗎？如果再這樣對待它，我們就全體絕食抗議！”

少校也火了：“這是李斯特將軍的命令！野狼也是帝國的少校，由它來看管‘騎士’是合乎情理的！你們再敢說三道四，我就不客氣了——這里是戰俘營，不是自由廣場！”

戰俘們無語地注視着騎士，都在爲它擔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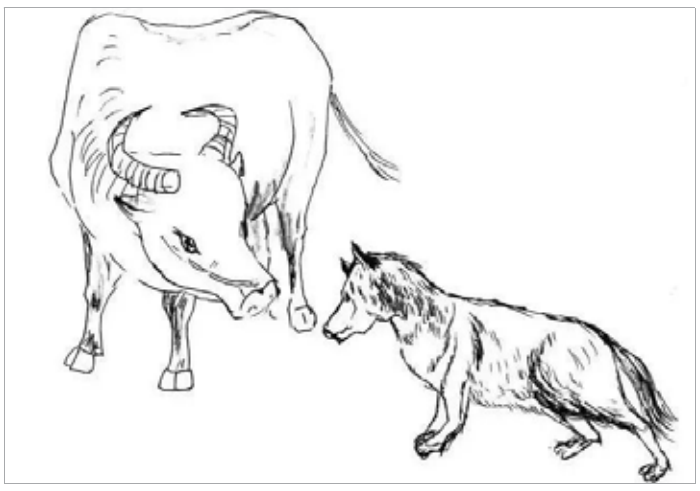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清晨，當大家心情沉重地看望騎士時，都喜出望外地睜大了眼睛：野狼和騎士依偎在一起，安靜地躺着，絲毫也看不出它們是曾經殊死搏斗的敵人。

更讓他們驚訝的是，從那時起，這一牛一狗竟然成了好朋友，不管騎士到哪兒，野狼都很友愛地跟在它身後，遇到誰呵斥老牛，它就會齜起牙齒冲誰狂吠。

戰爭在兩只動物之間已經結束了！

03.無聲對峙

接到報告的李斯特將軍不能相信，自己一



手馴出的野狼居然會和敵人成爲朋友！

他趕到集中營，親眼看到騎士和野狼和睦相處時，不禁怒火中燒，下令把野狼捉住，用懲罰叛徒的方式在營區廣場把它當衆絞死！

野狼的悲鳴聲讓騎士煩躁不安，它突然掙脫了看守，接連撞倒幾個衛兵，向廣場狂奔而去。

它冲到了絞架旁邊，把行刑的士兵頂倒在地，套在野狼脖子上的繩索滑落了，野狼得救了！

李斯特將軍氣瘋了，盛怒之下拔出手槍，要親手槍斃這頭讓他痛恨的老牛。

可他萬萬沒有想到，就在槍響的一瞬間，野狼一躍而起，擋在騎士面前！

槍聲過後，野狼鮮血橫流，一聲不吭地跌落在地上，死了。

人們都被這突然發生的一幕驚歎了，全場鴉雀無聲。

只有騎士悲傷地低吟着，慢慢走上前去，跪在野狼跟前，用舌頭舔着朋友的屍體。

李斯特將軍把槍口對準了騎士。騎士並不畏懼，平靜地抬起頭，默默地看着他。

無聲的對峙，就像 23 年前一樣，面對着面，眼對着眼。

23 年過去了，李斯特的眼中仍然充滿着仇恨和殺機；而這只老牛，已經沒有了當年的野性，眼中閃動的只是仁慈平靜的光。

人們屏住呼吸，等待着另一聲槍響。

然而 5 分鐘後，李斯特握槍的手無力地低垂了下去。

克魯伯少校在將軍冷酷的獨眼中，看到了驚恐和慌亂。

將軍收起槍，對少校說：“按軍人的標準安葬我的狗，善待這頭老牛。”說完，他轉身默然走開了。

李斯特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：“從一頭牛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了上帝的光芒。”

3 天後，比利時境內所有的戰俘營都接到了將軍簽發的命令：嚴格按《日內瓦公約》對待戰俘，禁止一切虐待和虐殺戰俘的行爲。？

戰後，第六集團軍的許多高級將領被比利時逮捕處決，而李斯特將軍因爲保護戰俘的命令得到了比利時人民的諒解，他未被起訴，平靜地度過了自己的晚年。

騎士再次獲得了軍隊的榮譽勛章，戰爭結束 3 年後，它安詳地在威蘇里城去世。

李斯特將軍、克魯伯少校、約瓦克中士，這些曾經彼此敵對廝殺的軍人，都出現在它的葬禮上。